

經史百家雜鈔

冊六

中國經濟史綱

卷一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五宗世家 伯夷列傳 孟

子荀卿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

子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籍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眎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以上梁籍殺會稽守吳中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

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蒲將軍秦嘉等軍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辭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辭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氏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鰲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楚以上齊不助項梁敗死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狃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

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餗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人憚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

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以上項羽受章邯行略之降阬秦降卒

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

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

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

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

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

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

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

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

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

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

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

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沛公以上項王宴居數日

沛公於鴻門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

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秦以上項王歸宮室東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

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

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諸將自項王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